

故土，家园；乡情，亲情。
游子笔下“中国式想家”画卷里，
总有一双眼睛在含泪凝望……

天堂里的眼睛

Heaven eyes

伍旭东◎著

新华出版社

XIN HUA CHU BAN SHE

天堂里的眼睛

Heaven eyes

伍旭东◎著



新华出版社
XIN HUA CHU BAN 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里的眼睛/伍旭东著;—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5166-0411-3

I. ①天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8644号

天堂里的眼睛

作 者: 伍旭东

出 版 人: 张百新

责任校对: 葛 松

责任编辑: 李 成

装帧设计: 朗捷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朗捷设计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60mm×230mm

印 张: 11.75

字 数: 95千字

版 次: 2013年3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3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0411-3

定 价: 30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目 录

CONTENTS

序

岁月的底版如此清晰	/002
大哥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	/005

明月清泉

天堂里的眼睛	/010
父亲的“文革”岁月	/026
爸，求您了，别关机	/035
爱流泪的母亲	/043
爱不能等待	/056
岳母印象	/064
我给老爸老妈“陪聊”	/081
附录：“陪聊”有学问	/084
天堂里的父亲不再寂寞	/086
我的父亲母亲	/097

乡土乡情

杨家仁轶事	/100
老厂往事	/116

往事如烟

想起一个人	/136
附录：寻找“马亚丽”	/140
遥远的祝福	/148
附录：我跟老刘有个约定	/151
扬起你的脸庞	/153
今天，中国在哭泣	/155
北川还活着！	/157
附录：记忆里，那些并肩战斗的日子	/160

爱心点灯

林中，那座小坟茔	/166
想念“天天”	/174

跋

以悲悯情怀守望心灵家园	/178
-------------	------

卷一 序

岁月的底版如此清晰（序一）

葛 松

初闻兄长、学长，缘于他与我前女友父亲为老战友、老朋友。

与他初识，是在西安二炮工程学院，他面试即将硕士毕业的我。不巧的是，前女友刚和我分手，我心中多少有些顾虑。当我忐忑地提及此事时，他付之一笑，翻看着我的习作说“你的文字基础还不错。”——这是位宽厚的领导，我瞬间如释重负。再后来，到基层摔打一番后，我如愿调入报社。共事至今，转瞬七年。时光已然证明，我能走上新闻道路，可见当初他对我还是有“看法”的，或是因为他翻阅了我的习作，觉得孺子可教？！而现在回想，那时文字尚极幼稚，那时早恋也确实不该。

八年的过往告诉我，空间易变，岁月倏忽，而师生之谊却愈久愈浓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他勤于笔耕，写出多篇寄情抒怀的动人文字，而今结集，嘱我作序，我实不胜惶恐。我自知不是长于文学的人，担心辜负了他的信任，但毕竟盛情难却，只得采撷岁月光影，以我难忘的几件小事串缀成篇，权以为序。

他之师道，令人感念。我至今珍藏着他在2005年7月29日给我专版小样作的批语。在那长达两页的手写稿中，他先是充分肯定了我

的工作，尔后给我提出两条建议：栏目不宜多变，办报要有章法；文章要把握“火候”，防止负面效应。那时，我刚到报社两个月，正处于痛苦的适应期，一度怀疑自己不是搞新闻的料。他的“超长”批语，让迷惘中的我重拾信心，也找到了方向。对我如此，对从未谋面的基层报道员，他同样精心修改其来稿。他曾多次说：“一篇稿子就可能改变一个报道员的命运，编辑就该甘心为别人做嫁衣。”诚如斯言，他做到了。

他之孝慈，令人感佩。几年前，他接父母来京小住，在机关家属院里，我曾亲见二位老人携手散步的情景。二老虽已白发满鬓，步履轻晃，但安宁幸福却写在脸上。岁月无情。在他的父亲去世后，我震撼于他的“哭声如牛”；在他从电话获悉母亲患急病那一刻，我感动于他的“泪如泉涌”；在他记述因拿走手电而独留胆小的母亲在山路上的求学往事时，我感同于他的“愧疚至今”。惟其大孝，方生大恻，方留大悔。他孝亲如斯，更慈爱他人。8年前，他和爱人开始资助一名贫困学生，如今，这个孩子即将高中毕业。敬老扶幼、播撒爱心，他行胜于言。

他之悲悯，令人感动。不了解他的人，难知他对小动物的感情之深。一天午后，他看见门口公交车站前有只被车轧伤的流浪狗，小狗挣扎抽搐着，头一次次试图仰起，却一次次失败。当时围观者众，眼看小狗伤势严重，确无救活可能，但他还是脱掉军装外套，上前将它抱起来，放在绿化带中，免其再遭碾压。第二天大早，他赶到现场，将已死去的小狗深埋。至今，他仍愧疚于未能救活那条小狗。后来，有热心的围观者还在网上发帖“解放军大校救助受伤流浪狗”，跟帖全是赞赏之声。其行诚如其言：关怀需关怀的人与需关怀的动物，两者并不矛盾。

他少年长于淑水之畔，从湖湘文化中吸收精华、汲取养分；及至成年，步入军旅，久佐戎幕，益增浩然之气。他讨厌虚假和做作，讨

厌端着架子故弄玄虚。没有感受的话，他宁可不说；违背本性的事，他宁可不做。视其行闻其言，知之愈深，我愈感佩他因敦厚而不苟，因感恩而不争，因豁达而不愠，因厚德而不孤。

文如其人。在他的笔下，有激荡的时代风云，有沉郁的历史感悟，有灵动的文化随感，也有细腻的家长里短，无论是关注大事、追踪前沿、记录历史，或是感悟生命、审视内心、品味亲情，都闪耀出理性光芒和人性光辉，启人心智、发人深省。

“走过的时光，就像一本书，每一步路途，都写着感悟。”纵然，成长的历程，是远行和追逐；终究，心灵的归宿，是怀念和守护。就让我们暂且放缓脚步，在细细品读作者走过的时光中，追寻自己出发时的理由，感悟错过的和收获的幸福吧！

大哥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（序二）

李劲松

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，不知名的花絮洒落双肩，风呜呜地刮起满地的尘土。

一个乡下伢子从遥远的山村乍一踏上北京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，便有点茫然不知所措……我将揉得皱皱巴巴的新闻稿胆怯地递上去，对着一位伏案写作的面净少须的汉子喊了一声“老师”……

这之前，有人告诉我，他是伍干事。伍干事抬起头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很和善地说：坐，坐！然后仔细地看起稿子来。他越仔细，我越紧张，后悔自己怎么就把这么差的稿子给了北京的记者。这时不知是谁在楼道里喊他，他有事起身走了，留给我一个匆匆的背影，我竟然如释重负！

这是八年前，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时，第一次与他接触的情景。

当背影再次浮现眼前时，八年逃走了……

八年逃走了。而让我记住八年前的那个细节是因为随后发生的故事。

那次离京之后，我又回到了山沟里的工程部队。一天，正在坑道里打风钻，教导员叫我接电话，说北京来的。北京！我可谁都不认识。正纳闷，操起话筒，“啊，啊，原来是您！”是伍干事，是为我上次那篇稿子的事。原以为自己的“大作”早进了废纸篓呢，谁料他竟如

此用心！

他对稿子作了认真的评点，末了说：你文字基础还不错，但好像对部队生活不怎么熟悉。我说半年前我还是老百姓，地方大学毕业才分来的。他说难怪，难怪你上次开会时还扛着“红牌”呢。拿起话筒结结巴巴的我与他没有一点架子的交谈中，仿佛又找到了自信。要知道，虽然我热爱新闻写作，进部队后投稿却屡试不中，加上军营与地方院校的强烈反差，使自己对生活深感落寞和不尽惆怅。

在他的热情鼓励下，此后，我又寄去不少稿件，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进行认真的评析……慢慢地我踏上了新闻这条道……

慢慢地，我也就有更多的机会走进他的作品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心灵，对他的作文、处世与为人有了渐近渐深的了解。

他给人的印象是从不故弄玄虚。对部队来来往往的新闻干事或战士报道员，诚恳坦荡，平等相待；碰到难题了，你找他，他绝不会“嗯哈”了事，敷衍塞责，而是十分认真地为你出主意，想办法；他像大哥又像朋友，在基层采访对你是这样，回到北京了，再次见到他，对你还是那样。他不会居高临下，颐指气使。

假如你是一名长年生活在山旮旯里的报道员，当你第一次给他打电话谈稿子时，你或许会迟疑不定，生怕碰上那冷冰冰的质问以及两句话没完就硬生生的“再见”和“咔嚓”。但你鼓足勇气把电话拨出去后，才发现那种担心纯系多余。因为无论对谁，他似乎永远是那样热情、平和与谦逊。哪怕你与他素昧平生，哪怕他确实一时记不起你是谁。

当你心怀自卑小心翼翼地奉上你的稿子，他会加倍小心地爱之惜之，也可能这个稿子的确一无是处。

对于别人犯下的过错，他从不斤斤计较，而对待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却又十分严谨和认真。

对自己反感的人和事，他就用他少见的沉默表达着自己的不屑和愤怒，但当一切远去了的时候，他便一笑置之。

他豪爽，虽不能喝酒，却右手执盏，左手端碗，饮一口酒，再吞一口水，一两酒的酒量，居然能喝出一斤酒的风度。

四年前，他踏上了副处长的岗位，两年前他成了处长。变幻了的是时空和位置，而不变的还是他那和善诚挚的微笑与平淡从容的气度。

他不作假、不做秀、不喜造势，而是坦然地守护着内心的清净。

他文如其人，自然而不事雕饰、质朴而情真意美的鲜明特性印证着其为人与为文的和谐交融。在他的作品中，他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，他瞩目中国国防的未来大势，他赞美军人不朽的奉献情怀，他抒写着人间的至真至善，他吟唱着五彩缤纷的军营风景，他思考着生命永恒的意义……

他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丽与沧桑，从常人不易觉察的细节中发掘出事实蕴含的深层意义，以勤奋的笔触记录每一个感动人心的过程，以一颗真挚的心合打着时代的节拍，感知时代的最强音……字里行间闪烁着灵性的光芒。

我猜想，这些一定与他成长的环境有关：他的家乡山青水澈，民风淳朴，出产文人。许是从自由漂泊的乌篷船里流淌出的悠长的民谣、王昌龄的“一片冰心”、沈从文的“边城理想”哺育了他，滋养了他，他方能胸襟宽阔、品正行端，方有了不竭的才情和充沛的活力？

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都是横戈马上行”。但无论跋涉何处，故乡在他的心里总是一幅让人流连忘返却充满着苍凉之感的风情画：安详秀丽的沅江，江上依稀可见的远帆点点，隔河相望的吊脚楼，透出清秋般孤寂的青石板路，都是画中鲜活的景致；而吊脚楼里勤劳清苦的乡亲和多灾多难的土地，又成了他生命中深情的追忆和无法割舍的情结。

他把对故乡的爱倾注于笔端，力透纸背地记录下了自己对于人类的悲悯和关怀，他的作品中许多的人物和饱含的情愫正是这种爱的升华。

“好风凭借力”。大气磅礴的军营生活锻造了他，给他注入了“绿”的基因，于是便有了更多的关于军营关于军人生活的新闻再现和历史还原。

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二十多年，沙场“百战”，满身劳顿的风尘，肩上渐重的征衣，没有改变他热烈而宁静的情性，没有销蚀他对事业的执著追求。

岁月无痕，文字作证。不信？随手翻开报刊，不经意间，就会有他的铅字撞入你的眼帘，敲醒你沉睡的心扉。

... ..

正是烟花三月，青山如黛，桨声咿呀，我搭一条小船，放浪沅江，船过一处浅滩，滩头附近有古镇横出，同行的朋友告诉我：伍处长的家就在这里。我蓦地生出一种亲近感，不由得想起王昌龄的名句：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，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据传，这位世界级的伟大诗人就是在这里留下了他的千古绝唱！真耶？幻耶？

一别经年，我想，当我再见他的时候，他定会还是那样爽朗、豁达、热情、健谈。而现在，置身他的故里，望着岸边渐行渐远的村落，我则只想问一声：大哥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

（作者现任二炮工程大学某系政委。此文作于2002年3月，系作者为伍旭东新闻作品集《穿越死亡线》所作的序）

卷二

明月清泉

天堂里的眼睛

天堂里，没有纷扰，没有喧嚣，只会有妈妈轻轻的摇篮曲，那就静静地睡吧，枕着故乡的一湾山水、童年的一场旧梦和亲人的一段相思，沉沉地睡在梦乡深处，那副宁静、那副安详，谁又忍心去惊扰呢？天堂里，谁的眼泪在飞，人世间，谁的眼睛在注视，不用细说，已经明了：那是血浓于水、扯也扯不断的爱！

——摘自网友评论

一大早接到三弟电话，顿时心头一紧。三弟焦急的声音中透着一丝哀伤：“大哥，爸这次恐怕过不去了，你要是不忙的话，回来看看吧。”

“是爸让你打的电话？”我有些怀疑。父亲生病这两年，几次报病危，可我每次火急火燎地从外地赶回去，父亲都挺过去了。为这事，父亲一直埋怨弟弟：“你哥那么忙，喊他回来干什么，我死不了。”这次，我害怕又是三弟“自作主张”。在确定是父亲的想法后，我赶紧去买机票，做回

家的准备。

下午刚进办公室，手机就响了。三弟说：“大哥，爸要跟你说话。”稍停片刻，手机里传来父亲苍老而虚弱的声音：“焕儿，你忙你的，不要回来，我们爷儿俩在灵堂里还会见面的……”电话那端，父亲的声音明显有些哽咽。



半个世纪的牵手

顿时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心头。

到达长沙已是黄昏。刚出黄花机场，三弟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爸爸知道你在路上，骂死我了，说我不该告诉你。”

满头大汗地赶到长沙火车站，还没来得及上车，电话又响了。三弟说：“爸爸问你怎么现在还没到，说我在骗他。”

我的心仿佛一下坠入了万丈深渊。从父亲言行的反复无常，我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，一路心急如焚，躺在车厢里彻夜无眠。

次日凌晨五点到达溆浦，未进家门，直奔县中医院。

推开病房门，只见父亲双目紧闭，头戴呼吸机，胸部在剧烈地起伏。母亲以及几个弟弟、弟媳围在病床四周。见我进来，母亲轻轻叫了声：“焕

儿……”我直奔床前，抱着骨瘦如柴的父亲失声痛哭：“爸，我回来了，你睁眼看看呀！”

父亲因痛苦而变得扭曲的脸部，突然抽搐了一下，然后吃力地睁开眼睛，转动眼球盯了我几秒钟，又无力地闭上了。少顷，两行清泪顺着父亲的眼角滚落下来，浸湿了布满胡茬的脸颊。我悄悄取出行李箱里的剃须刀，帮着父亲清理胡须。那一刻，父亲安静得就像个听话的孩子。

又困又累，不知不觉地趴在父亲床沿边睡着了。也许是因为心灵感应，正睡着，我突然感到有些异样。睁眼一看，父亲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像是在命令又像是在央求：“宝宝儿，要出事了，要出大事了，你负不起这个责。赶紧把我送大医院去，通过国际组织送我到大大医院去！”父亲开始说胡话了。

我紧紧抓住父亲枯瘦的手，泪如泉涌。我知道，弥留之际的父亲把我当成了“救命稻草”，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这个从京城赶回来的儿子身上。父亲才76岁，他多想再去一次北京，看看上次离开时没能看上的鸟巢；多想陪母亲去趟北戴河，看一眼梦中的大海；多想等到正上大学的长孙结婚那一天；多想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女一个一个考上大学……我知道，父亲有太多的心愿未了，他太留恋这个世界了！可是，我除了苍白无力的安慰，其他什么也做不了。

从那以后，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，医生进病房抢救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，从两小时到一小时，到半小时，再到十分钟。

父亲是矽肺病晚期。他早年曾在锑矿工作过一两年，从此染上此疾。

虽然父亲生前曾向我描述过他的几个老同事生命的最后结局，我也知道这种病对人的摧残是多么恐怖，早有心理准备，可要我真的去面对病床上气喘如牛的父亲，面对父亲如波涛般急剧起伏的胸膛，面对那张因痛苦而极度扭曲的脸，我却目不忍睹，只能掩面而泣。